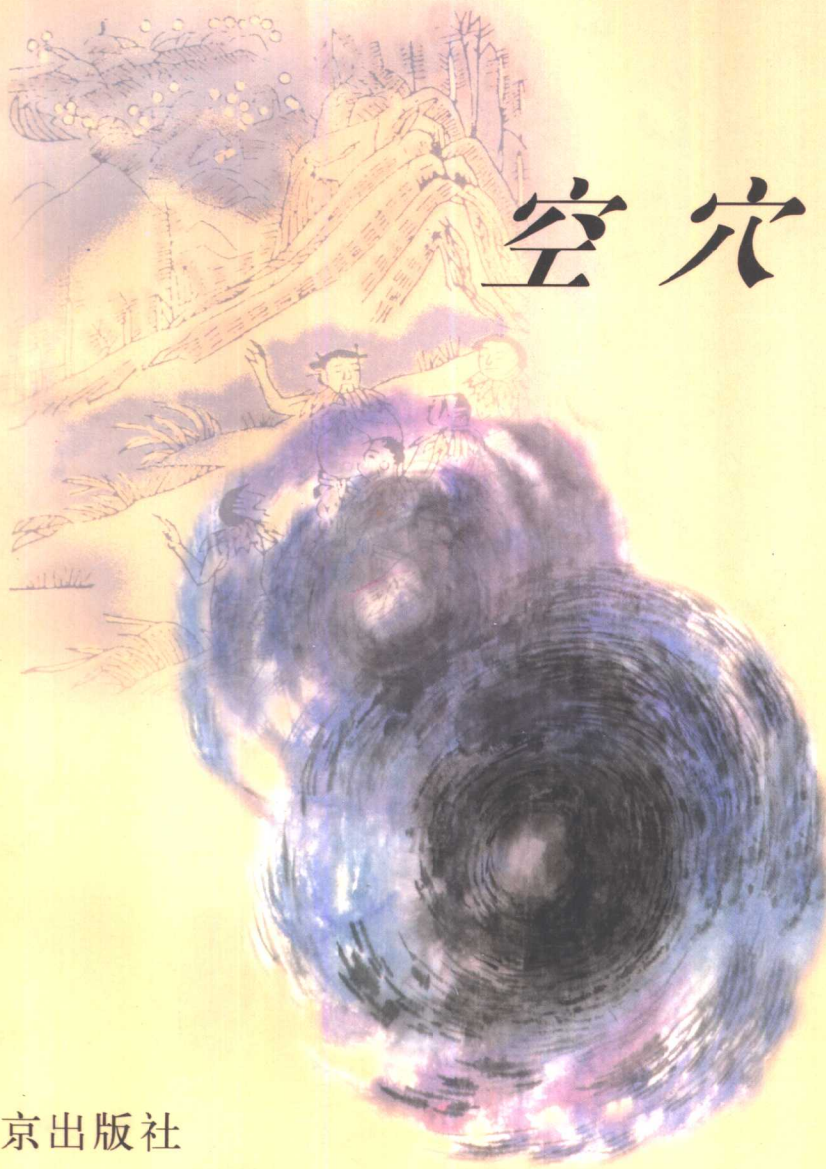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

丁 帆 主编
赵本夫 著

空穴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穴/赵本夫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1

(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丁帆主编)

ISBN 7-200-03632-3

I. 空… 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19 号

空 穴

KONG XUE

赵本夫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125 印张 376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0-03632-3

I·562 定价:22.00 元

总序

丁帆

去年编完《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后,总算松了口气。孰料此系列丛书一上市,尚颇受好评,一是读者反映不错,二是一些作家亦情有独钟。因此,在北京出版社文史部诸编辑的建议和促动下,这第二辑的九部作品亦很快面世了。

我曾在《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第一辑)的“总序”中说:“新时期以降,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达到高峰期,富于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只出此8种便有深深的遗珠之憾,这种遗憾只有待这批作品面世后视读者的反应得以弥补。”未曾想到弥补“遗珠之憾”的契机来得如此之快,然而,在“弥补”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筛选,遴选了这九部作品集,却觉得还有“遗珠之憾”。明眼的读者一看便可理解其中的甘苦了,第一辑为8种,第二辑为9种,这个数字的变化就足可见最后定夺时不忍割爱的两难心境。即使如此,仍不能弥补在遴选时惆怅若失的那份无奈心境。

我们面临着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经济体制逐渐走上了全球一体化的运作过程,而旧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生活形成的“文化滞差”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片文化的混沌状态,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分离而形成的观念的断裂,成为当

下许多作家思考的聚焦，我们不能不直面物质主义时代的种种文化的选择，而文学的表达，尤其是地域文化的表达，乃成为我们窥视这个世界风景线的最好窗口。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平原与山区，乡村与都市，每一地域因着经济与文化的制约，都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发掘这块地域文化的特征，已经成为某些作家自觉的追求，更有一些未经理论熏陶的作家，以天然去雕饰的品格来书写具有地域风情的文本，这种在自觉后面的本能冲动似乎更接近于创作美学的本源。我们发现，在大部分书写当下的地域文化小说中，作家们敏悟到的两种思想、两种观念、两种文化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断裂和思想落差，几乎成为他们所要表现的共同母题，无论是在偏远的山地，还是闪烁着现代虹霓的商业大都市，物质和欲望的压迫成为现代人的“影响和焦虑”。因此，这种内在的冲动成为地域文化表现现代人心理嬗变的一种定势，作家们在文化的裂变中也就找到了自己书写的位置和最佳视角。

在物质和欲望的商业化写作时代，有些作家沉沦了，有些作家在作最后的抗争，还有一些作家干脆遁入历史题材，用浪漫和抒情来疗救心灵的创伤。他们所编织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俨然是地域文化小说的一束束古典的阳光，照耀着现代人心灵中的暗隅。我以为作为艺术的消极抵抗，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其中的人文内涵是激励人类永远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原动力。就此而言，我对那种富有诗性的地域文化小说篇章，则更有一种膜拜的审美心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人性和人道已经很不容易了，作品尚使还有更大更多的人文涵量，则就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我默默祈祷这套丛中作家笔下所折射出的灿烂的人文阳

——总 序——

光，能给读者诸君心灵带来一片明媚和晴朗。

因此，我代表读者向九位作家表示最深挚的敬意！

因此，我亦代表九位作家和编者对支持出版这套具有学术和美学价值丛书的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同仁们表示虔诚的谢忱！

1998年10月

于金陵紫金山下

沿着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拓进

马 风

赵本夫生于三省交界的江苏丰县(历史上丰县、沛县合为沛国)，那是汉高祖的故乡，其民风之慷慨古僻，却远非江苏沿海地区可比拟效仿的。而出生在这方水土上的赵本夫虽然阔别家乡多年，但是，永远的乡土书写模式已经植入了这位作家的骨髓。乡土不仅是他书写的内容；同时亦是他的书写形式；更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物。

翻开赵本夫所有的作品，迎面扑来的是那一股股淳朴乡村古风。乡情，乡俗，乡音，乡味……构成了赵本夫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从中我们不但可以读出沉潜 在历史和人物中的美的意境，而且可以从津津有味 的故事叙述中找到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畅快宣泄。因此我以为赵本夫的小说永远是在雅与俗，纯与众的文学边缘徘徊，所以，他的小说既可入文学史的殿堂，亦可进商品时代的文化消费广场。恰恰在这一点上，赵本夫小说才显示了他的无穷魅力。

赵本夫的小说创作以《卖驴》、《“狐仙”择偶记》等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与同时期作家所不同的对人性的思考。虽然这些小说是对“五四”以来人文主义主题的再次认同，但作者没有把镜头的聚焦对准那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背景，而是把笔触延伸到人的内心世界，抒写人性萌动时的美丽

和伟大。作为乡土人性的赞歌，作者在明朗的格调下唱出了富有喜剧色彩的短歌。当作者不愿驻足于人性的浅层次思考时，赵本夫的乡土小说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了。以《寨堡》、《绝药》、《绝唱》、《远行》、《月光》、《雪夜》、《老槐》、《营生》、《铁门》、《铁笔》等短篇为代表的作品开始对人性中那种说不清的潜在集体无意识予以裸露和思索，同时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存环境进行解剖。在这些作品当中，透过小说扑朔迷离的人物和景物的描绘，你又朦胧地意识到作者在力图表现更深层次人性时而达不到臆想目标时的痛苦和恍惚。大约从《那——原始的音符》开始，作者鄙夷起人性中的劣根性，在人类与兽类的比较中，作者下意识地批判了人在文明经历中所犯下的罪愆，人性恶的意念成为小说寓言的内涵。在《仇恨的魅力》与《走出蓝水河》的中篇创作中，作者始终都排解不开人性恶阴影的笼罩。从《涸辙》开始，作者的创作意念则完全从族意识中摆脱出来，将小说的内涵上升到类意识（人的生命意识）之上。像《走出蓝水河》这样的中篇小说给人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感觉，它抒写生命回到原点的一个过程，作者发出的是人在文明外力挤压下所走过的生命道路究竟给人类提供了什么的诘问。这种对生命哲理性的思考体现赵本夫的小说进入了一个对生命“怪圈”的反复思考之中。我以为，这种哲学思维的屏障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局限着作者对这一命题的突破。

同样，赵本夫的小说创作随着哲学意念的不断深入，其运用的形式技巧亦随之变化。从现实主义到神秘主义，从借鉴现代派手法到新写实的张扬，赵本夫在多种形式技术的探求中，找到了自身命题表现的最佳方式。在他的作品中，你既可以看到最古典的叙述方式，也可以寻觅到最现代的表现方式。当

然，你也可能找到一些模仿的痕迹，使你在阅读过程中觉得有些乏味。然而，当你进入了作品意向性思考范畴之内后，你就会被一些新技巧的运用所感动。

《走出蓝水河》中，作者所塑造的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同一人物的历史过程（即心理演变的历程）标识着赵本夫对于三种不同人物塑造方式的认同：野孩——徐一海——老头。这个民族心理形象演变历程的化身和象征，明显地是虚构人物→虚实人物→纪实人物三个不同描述方式下的重叠人物。作为表述内容的三个人物的复叠，同时用三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予以表达，亦正是作者自己对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描述方式不分高下的认同。正是这三种表达方式存在于同一作品之中，便使整个作品更加扑朔迷离。这正是这一代作家思想艺术特征的最形象的表露。这就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一代青年作家独特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在三个时间段上，作者对于那种一张白纸式的人物“黑孩”是抱着极大的人文主义态度的，而对那个向非人转化的老头则表现出一种莫名的悲哀和怜悯之情的。从他《那——原始的音符》以后便开始了一种再现与表现相融合的形式技巧探索，而根本不可能回到像对徐一海这样的单纯的表述方式之中去。所以我认为在这种三层复叠式的人物叙述方式中，对于徐一海的描写方式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调侃，可以看作是作品呈现出的“反讽”意味。

“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罗布-格里耶用“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相抗衡，认为“真正的人道主义不应强调世界的一切是人”。所以他们主张小说写人物活动的生存空间和故事本身，现代作家不可能像传统小说作家那样对人物的命运作出事先的全面安排，作家只能描写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间，生活现象的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生活中的现实、幻想、回忆、想

象、梦境往往是混沌交错、相互重叠的，不能截然分清。赵本夫的小说可以说一直是用人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只在近期的小说中，这种人文主义的眼光是用一种变态的方式加以折射的。与“新小说”作家所不同的是，赵本夫的小说并没有“以物易人”，从而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然而，他在作品中却采用了“新小说”那种自由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把人物的心理空间进行无限放大，使线性的时间概念变成具有空间意义的心理时间。这一切，并不是“新小说”把人物作为“临时道具”的做法，而是一切围绕着人物心灵历程的变化而作出的技巧选择。在赵本夫的近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浓缩了的叙述性语言的增强，除了故事情节的大量舍弃外，这就是人物的语言对话呈消失状态。赵本夫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失语”现象无疑是作者试图扩大小说的心理空间而造成的，然而所不同的是，赵本夫并没有表现人面对现实世界的一瞬间感受，而是把心理的时空拉长，展开一个生命的心灵历程。如《迺轍》中似乎只是空间意义上的人物，展现的却是一个民族生命意识的坚韧心理演进的过程。《走出蓝水河》中作者干脆把同一人物面对现实世界的心理分成三个时间段，来展现生命在外力挤压下变形的心理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虽然在许多形式技巧上运用了“新小说”对于人物的处理方式，然而，就其哲学观念的立足点来看则完全是不同的。赵本夫只是想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来达到他对人物心灵历程变迁的描述，从而阐释自己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

赵本夫一开始写小说就是以带有悲剧内涵和色彩的格调来写喜剧的；他的成名之作《卖驴》、《“狐仙”择偶记》等，都是在充满着喜剧的氛围中透露出淡淡的悲剧韵味，使人思考到一些作品之外的人性哲理。然而，这两年来，赵本夫开始以

喜剧的格调来写悲剧。但这和“黑色幽默”等现代派作家所不同，同样是使用超现实的笔法将荒谬与丑恶加以放大、扭曲，甚至强化。“黑色幽默”作品所阐释的是人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有价值的选择的哲学意念，而赵本夫的小说从表面形态来看，似乎酷似这样的哲学观念，例如《走出蓝水河》所阐释的就是人类经过文明净化后的堕落，在自然与文明的高反差之间，自然显得更美更伟大。然而当你仔细阅读作品时，你便可咀嚼到那种富有浓郁人文主义气息的韵味。小说中不时穿插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爷在法兰西的那段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这故事本身就成为一种作家主体意识的理想之象征，虽然它不是一种寓言结构，但它却充满着寓意——那个有着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的发源地，不时地在改变着修正着固态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赵本夫描写了人的愚笨、邪恶与不幸，描写了徐一海灵魂死亡的悲剧，却始终抹不掉对于这种社会悲剧的郁愤之情和迫切治愈这些社会弊端的介入情结。

从《那——原始的音符》开始，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断制造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亡悲剧气氛。在《涸辙》中，作者把鱼王庄人的性格放在这种“死水”般的悲剧气氛中展开是有其深刻用心的，所有的人物都在这种隐形的悲剧氛围中涌动，进行着个体和群体的挣扎。但是整个作品的每一单元的情节和细节都充满着具有反讽意味的喜剧风格，作者试图在这种悲喜剧的反差之中求得一种悲剧的超越。作者表述的是一种比死亡更苦痛的悲剧——那种社会外力挤压下形成的民族自戕力才是民族和人类真正的悲剧。这在《那——原始的音符》当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在人性与狗性的比较和象征性的描写中，作者严厉地抨击了人类自相残杀，摧毁大自然的恶行。《走出蓝水河》更是用一种充满着嘲讽和调侃的，具有“冷面滑稽”的

笔调来写这个从野孩——徐一海——编筐老头的悲剧心灵历程的。如果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那么这部作品的悲剧审美价值的深刻性恰恰在于它并没有把徐一海的肉体死亡展现于我们面前，而正是将它的灵魂死亡、精神死亡、文明死亡用一种幽默的笔调呈现于你的眼前。你看到的那个编筐老头正是失去了记忆的徐一海，他的“古怪”正是他和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必然后果，那场“浩劫”使这个充满了到法兰西去深造憧憬的文明人变成了“非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本夫在悲剧审美意识和价值观上的变化。赵本夫揭示孤独与痛苦是充满了“疗救”之情的，最终治愈人类灵魂的创作成为他作品主题内涵的终极。

赵本夫的近期小说已摒弃了用“外力”的影响来催化悲剧的审美艺术效应，而是依赖灵魂的拷问，通过个体精神的毁灭来获得一种生命体验的快感，他并不想在悲剧的结局中寻觅恐惧和怜悯，而是依靠人物生命意识中的“内驱力”来阐释自身对人类意识的哲学思考。这种对悲剧观念的反叛，并非作者有意识地向尼采的哲学和悲剧观靠拢，而是作者表述自己人文主义哲学内容的需求，虽然在某种悲剧观上与尼采的哲学意识有部分相交之处，但总的来说，赵本夫作品呈现的哲学主体意识仍是以人文主义和启蒙意识为前提的。

在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描摹中，赵本夫的小说创作始终沿着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这条线索向前拓展。其近年来的长篇《地母》三部曲更是呈现出地域文化的斑斓色彩。正如作者《到远方去》的自传体小说中所言：“每当我置身野外，沐浴着旷野的风，感受着土地的气息时，就有一种来自内心的震颤和激动。这和城里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不一样。大自然对城里人来说，是一种点缀、调剂和补充，而土地于我却是母腹和生命的

——沿着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拓进——

源头。”作为一个与滋养自己的乡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地域文化关系的作家，赵本夫创作生命的源头盖出于此，舍此将无“活水”可言。

大风起兮云飞扬，卓尔不群的地域文化特征会给赵本夫未来世纪的创作带来新的创作丰收吗?!

1998年4月10日

目 录

总 序	丁 帆 (1)
沿着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拓进	马 风 (1)
绝 药	(1)
空 穴	(13)
卖 驴	(33)
铁门·铁笔	(47)
“狐仙”择偶记	(61)
老 槐	(85)
枯塘纪事	(103)
祖先的坟	(121)
营 生	(143)
仇恨的魅力	(177)
那——原始的音符	(227)
陆地的围困	(263)
涸 辙	(341)
走出蓝水河	(433)
后 记	赵本夫 (501)

绝 药

这一带，人称黄河故道。早年间，出过一个很古怪的人物，半道半俗，终生以卖膏药为业。他性情孤僻，有时踽踽在小县城的街头，有时出现在偏远的小村子，有时候还到一片荒野的三岔路口铺开摊子，默默地坐上半天。偶尔有行人经过，禁不住放慢脚步，好奇地打量几眼：在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把膏药卖给谁呢？但他并不着急，好像只是为了避开人尘，到这里咀嚼孤独。他的目光深沉、悲凉，全然没注意到面前有个看客。行人便也匆匆而去，走出好远再一回首，他依旧坐着，仿佛已经入化。蓦地，赶路人在疲惫之外，又生出一丝莫名的凄凉和恐惧，不由加快脚步，仓惶疾走，好像有个不祥的幽灵在背后追赶。

天色渐暗。西天几块乌云不断幻化出各种形

态，时而如泼墨，时而如奔马，时而如苍鹰。几只归巢的暮鸦，突然掠过头顶，“呱！”的一声射向远处，在一片黑森森的柏树林上空，盘旋着轻轻落下去，不见了。

荒漠的大地上，死一般的沉寂。卖膏药的老人无声无息地收起摊布，背起蓆裤，蹒跚着离开三岔路口，渐渐向暮色深处走去。

一年又一年……

谁也不知他叫什么，只知他姓崔，民间称他崔老道。从前清到民国，爷爷辈的这么称，父亲辈的也这么称，到孙子还是这么称。

关于他的身世，民间有个传说。很久以前，黄河故道北岸，有一座道家寺庙，叫鹤寿观，飞檐琉瓦，古槐掩映，很有些规模。后来鹤寿观毁于兵火，道士们有的遭难死了，有的云游外地。总之，是败落了。

当时，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道士，仍守着残垣断壁住了一些日子。据说，他原是清朝官宦子弟，自幼读书，少有大志。后来，因为父亲犯了一桩大案，株连全家，要满门抄斩。在一片混乱中，他慌慌忙忙逃了出来，隐姓埋名，流落到这一带。这地方三省交界，号称界首，三管，其实是三不管，老百姓又叫做“三解手”的地方，很容易存身。历来的官府逃犯，或一些在家乡惹了祸的人，都爱往这里跑，一旦投到那股势力门下，就有了庇护，尽可以高枕无忧。这位贵公子捡条命出来，从此愤世嫉俗，再也无意功名。不久，就到鹤寿观做了道士。

鹤寿观毁废以后，小道士伴着凄风苦雨，又孤零零呆了几个月。后来，也就漂泊天涯去了。不料20年后，他又突然回到“三解手”来。不知是为了凭吊曾经收留了他的鹤寿观旧址，还是在外面又遇到了什么凶险麻烦。反正是回来了，除了

记载着岁月风尘的皱纹，脖子上还增加了一条刀疤。小道士变成了崔老道。

崔老道在外 20 年，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或者曾在何处仙山，投在哪位真人门下修炼过，民间无人知晓。其实世上的有些事，原也不必追根寻源，最好保持在神秘状态。看来，崔老道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从不向人言及自己的行迹，任凭世人猜测。仿佛那《石头记》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该来的时候就来了，该去的时候也就去了。仅此一端，就使崔老道身价倍增了。

崔老道回到故道两岸以后，不再以化缘度日，改为卖膏药谋生。他的膏药有好多种，能治关节风湿、跌打损伤、月经不调等十几种疾病，方圆二三百里内，很负盛名。都说他的膏药好，很粘。

最出名的是白鸡膏，专治骨折。

这种白鸡膏是用多种药料配制成的。据见过的人说，先取一只白公鸡，要活欢雄健的，不放血，活拔毛。拔净以后，开膛掏除五脏，要快。这时候，公鸡仍是活的，拍一下，叫一声，“喔喔”地凄鸣。然后按在干净的石臼里，连同骨头一起，用石杵捣成肉泥。取出来，再掺放十几味中药，用香油熬炼。中药有虎骨、元寸、大海马、乳香、儿茶、当归、地鳖子、丹皮、血力花、川芎、红藤、荆芥，等等。据说，除此而外，崔老道还要掺放一味药，是秘而不宣，从不告诉人的，人们传为“绝药”。离开这味“绝药”，便效力大减，也就不是崔老道的膏药了。

他卖膏药没有定所，行踪飘忽，而且总是漫不经心。即使在闹市上，也是如此。一张黄油布铺在地上，从褡裢里取出一块块黑烟油似的膏药，散放在上面，而后盘膝坐地，手里把玩

着一只三条腿的乌龟。从人们记得崔老道起，也就记得这只乌龟，可见这乌龟也很有些年纪了。他一边悠悠地把玩，一边闭目养神，并不作什么解说，也不理会有没有人买膏药。即使旁边有杀人的，他也无动于衷，神态安然，如处无人之境。好像这类事他见识过许多。

崔老道养神养得足了，就放下乌龟，用一根长长的指甲，把松长的眼皮挑起来，伸出干柴似的手，拿起一块膏药，在旁边的陶钵里沾沾水，放在手里慢慢地搓，慢慢地捻。膏药渐渐变成了一根细长的墨棍，大约有一尺白布长，用二拇指往中间轻轻一敲，断成两半；提起来再敲，又是两半；再提起来……不大会，全成了一截一截的。他把散碎的膏药聚拢一块，又一节节地安上，重新接成细长的墨棍，然后使劲拉，尽可以拉得很长，却不会从接口处断开。先前用手指敲的时候是那么脆，这时又出奇地粘。如此三番，累了，便又捡起乌龟，悠悠地把玩，闭目养神，仍是一言不发。

围观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看他动作，并不觉得寡味，反被神奇和肃穆攫住了心。一圈人屏住气，静静地垂首而立，仿佛在向一个遗体致哀。这种时候，如果有谁挪动一下脚步，或者咳嗽一声，都会被视为不恭，立刻招来白眼。

然而这气氛到底还是被破坏了，有一处骚动起来。许多人不满地看去，一个中年男子分开人群，正往里挤来，一边急急地问：“崔老道在这里吗？”有人回答：“老师父在这里。”那人于是松了一口气，挤进最里面，先是弯下腰，而后蹲下来，把头伸向崔老道大声喊道：“崔……老师父！”

“驴叫似的，嚎什么哟！”崔老道微微睁开眼斥责，表示他并不聋。

那人脸腾地红了，但看他这一把年纪，只好忍住气，把声